

• 专题研究《史记》研究 •

编者按: 2013年10月18-21日, 汉梁文化与《史记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河南省商丘市召开,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与商丘师范学院联合主办。来自日本史记正义研究会、台湾大学、台湾清华大学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山东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江南大学、河北大学、解放军艺术学院、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等海内外60余所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90多人出席了本次大会。与会学者分别就《史记》文本、汉梁文化、司马迁思想、《史记》人物、《史记》文化艺术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。大会收到学术论文近80篇, 本刊与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商定从中撷取6篇文章(均经作者同意并做了一定的修改)分两次专栏刊登, 以飨读者。

赵国接收上党导致长平惨败之说的检讨

林聪舜

(台湾清华大学 中文系, 台湾 新竹 30013)

摘要: 传统的历史记载大多将赵国长平惨败, 归咎于接收上党的失策。本文分由几个角度, 澄清赵国覆军亡将, 根本原因不在接收上党, 而是始终未认清秦赵决战是不可能逃避的战略决战。接收上党, 虽使战略决战的时间提前, 但占据上党有利地形, 胜算提高不少。但赵在军事部署以及合纵连横的选择上, 立场摇摆, 缺乏主动积极性, 先机既失, 遂处处受制于秦, 终使大局糜烂, 自陷孤立无援的困局。至于赵在长平之战后期的阵前易帅, 也不能视为赵国物质资源难以为继下不得已的决定, 依然应归咎赵王在关键时刻, 对总体形势以及统帅人选判断力的不足。站在更宽广的视野, 可以看到赵接收上党后, 形势有多样发展的可能性, 因而对赵接收上党导致长平惨败的说法, 也会有不一样的评价。

关键词: 《战国策》; 《史记》; 长平之战; 白起; 赵括

中图分类号: K204.2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0964(2014)01-0001-04

一、前言

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^①, 是秦赵两国国力的总较量, 也是秦扫除并吞天下障碍的关键战役。结果赵军陷入白起圈套, 统帅赵括突围时遭射杀, 全军崩溃, 卒四十万人降白起, 白起尽坑杀之^②。此役之后, 秦并天下的大形势已不可逆转, 若非长平战后秦内部发生范雎与白起的夺权与路线之争, 秦并天下的历史进程将更为提前。

传统的历史记载大多将赵长平惨败, 归咎于接收上党的失策。然而, 这是以成败论是非, 未通盘考

量赵接收上党的利弊得失, 以及冲突爆发后, 赵国的失策。元代学者胡三省谓“秦有吞天下之心, 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, 亦必据上党而攻赵。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, 而在于用赵括。”^{[1]167}此一评论对赵之祸在于受上党的评价, 做了相当程度的澄清。

对于赵接收上党的问题, 本文旨在指出: 秦赵决战, 是不可能逃避的战略决战。赵国犯的重大错误, 不在接收上党郡, 而是既贪上党郡之利, 又无与秦决战提前摊牌的决心与准备, 国家战略摇摆不定, 终至孤立无援, 坐陷长平惨败绝境。事实上, 《史记》书写这一重大事件时, 虽表现出对赵短视的批判, 但司

收稿日期: 2013-12-10

基金项目: 台湾“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”资助项目“兵械将略之外:《史记》中名将的政治视野及其成败”

作者简介: 林聪舜(1953-), 男, 文学博士,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(所)教授, 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(所)主任, 清华学报主编, 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,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, 主要从事汉代学术思想与《史记》研究。

马迁仍留下很多值得再思考的线索,帮助后人对整体事件产生出不同的理解。这一多元的历史记载,反映了史公敏锐的历史触角,以及不以个人好恶凌驾复杂的历史真相的良史风范。

二、赵是否应该接收上党的争论与《史记》对赵短视的批判

由于长平之战的导火线,肇因秦伐韩之野王,野王降秦,上党道绝,韩不能守上党,入之于秦。其守冯亭欲以上党归赵,使秦移兵攻赵,纾缓韩承受自秦的压力。赵接收已成秦囊中物的上党,激怒暴秦,制裁行动随之而来,最终导致赵兵败长平,几乎亡国的下场,所以《史记》对赵接收上党持批判态度,并对整个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:

(孝成王)四年,王梦衣偏裒之衣,乘飞龙上天,不至而坠,见金玉之积如山。明日,王召筮史敢占之,曰:“梦衣偏裒之衣者,残也。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,有气而无实也。见金玉之积如山者,忧也。”^{[2] 1824-1825}

透过神秘性的梦境预示,司马迁对赵接收上党的失策定了调,认为接收上党会带来“有气而无实”的破国之忧。

平阳君赵豹反对受地,《史记》也翔实记载,间接传达对赵短视的批判。赵豹对赵王曰:“圣人甚祸无故之利。”又曰:

夫秦蚕食韩氏地,中绝不令相通,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。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,欲嫁其祸于赵也。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,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,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?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!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,上乘倍战者,裂上国之地,其政行,不可与为难,必勿受也。^{[2] 1825}

赵豹反对受地的理由,包括:(一)韩国不安好心,欲嫁祸于赵。(二)秦强赵弱,抢走已成秦囊中物的上党,不可能全身而退。简言之,上党献地是“无故之利”,赵受地则祸将随之。

由于赵王最后采用平原君赵胜与赵禹的意见受地,且果然发生长平之祸,赵豹反对受地的言论就被视为孤明先发,《史记》载:“王悔不听赵豹之计,故有长平之祸焉。”^{[2] 1826}主张受地的平原君则遭到强烈批判,司马迁曰:

平原君,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,然未睹大体。鄙语曰“利令智昏”,平原君贪冯亭邪说,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,邯郸几亡。^{[2] 1826}

《史记》批判赵接收上党,可能系接受了战国末至汉初对长平之战的普遍评价,《战国策》亦有类似

记载^{[3] 615-621}。此外,司马迁的七世祖司马靳曾参与长平之战,与白起关系密切,后与白起一起赐死于杜邮,家史中对长平之战应有其诠释,而为司马迁所继承。

然而,对赵接收上党持批判立场,基本上是从结果论出发,以成败论王寇,对于赵接收上党与长平惨败的关系,应有更宽广视野的检视。

三、秦赵全面决战不可避免,赵不能放弃战略重镇上党

韩献上党于秦,就用兵形势而言,将让赵抗秦的门户尽失。冯亭欲以上党归赵,纵有其私心考量,赵国却难有不受地的选择。上党高地,俯视赵的发祥地晋阳,且为进入邯郸的门户,上党由弱韩控制,尚可相安无事,一旦落入秦国之手,赵将门户洞开,处于挨打局面。顾祖禹云:

府据高设险,为两河要会,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。周最曰:“秦尽韩、魏、上党、太原,秦地天下之半也,制齐、楚、三晋之命。”^{[4] 1956}

就秦并吞天下的国家目标而言,赵以强大的实力,掐住秦并吞六国的通道,秦赵终究不免全面决战。秦赵决战,对秦是扫除统一障碍的关键之战,对赵却是国家存亡之战,而且是不可能逃避的战略决战。接收上党,会使战略决战的时间提前,但占据上党有利地形,胜算提高不少。不争取上党,使上党战略要地落入强秦之手,赵虽得到喘息时间,却终将面对秦的鲸吞蚕食,更无力对抗。所以赵国犯的重大错误,不在接收上党郡,而是既贪上党郡之利,又无与秦决战提前摊牌的决心与准备。战略目标摇摆不定,孤立无援,坐陷绝境,长平惨败,方坐实了“利令智昏”的批评。

因此,野王降秦,上党道绝,韩将不能守之上党入之于秦,对赵国是极大的威胁。其守冯亭欲以上党归赵,不能因畏秦而视为不祥的“无故之利”,它使赵在逆境中见到转机,不致在即将到来的秦赵决战中失去地利。赵之受地,是正确的战略决定,不能视为贪图十七城的短视行为。后来的长平惨败,另有其他原因,不能归咎于接收上党的失策。

四、面临决战,赵在军事部署上的摇摆不定

接收上党,无可避免会招致秦倾国而出的报复,但赵在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,实力强大,具有抗秦的相当实力,公元前270年的阏与之战,秦国铩羽而归,“天下之士,合从相聚于赵,而欲攻秦”^{[3] 202-203}。可见赵整体国力虽略逊于秦,若军事部署得当,鹿死谁手仍难逆料。当时人也认为秦若未控制上党而攻

赵, 风险极高:

朱己谓魏王曰: “……夫越山踰河, 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, 则是复阨与之事也。”^{[3] 869-871}

但赵国受地后, 却无与秦决战的决心与准备, 仍然摇摆观望, 企图侥幸, 犯了兵家大忌。赵在军事部署上的失策有以下数端:

(一) 激怒暴秦后, 赵未在上党部署重兵, 控制上党高地的有利地形, 做全面决战的准备。结果, 秦使王龁攻韩, 很快攻占上党。上党得而复失, 形势陷入不利, 受地成为一场荒唐闹剧。

(二) 面临军事摊牌, 统帅人选仍举棋不定。上党沦陷后, 赵军驻扎长平, 镇抚逃离上党的民众。接着王龁攻赵, 赵才让名将廉颇仓促接任统帅, 这使得廉颇没有充裕的时间部署, 两军接触后, “赵军士卒犯秦斥兵, 秦斥兵斩赵裨将茄。六月, 陷赵军, 取二鄣四尉。七月, 赵军筑垒壁而守之。秦又攻其垒, 取二尉, 败其阵, 夺西垒壁”^{[2] 2333}。赵军前哨战的失利, 与廉颇仓促接任统帅有关。

(三) 为稳住战局, 廉颇只得采取坚壁不出的战略, 却又引发赵王的责让, 最终导致阵前易帅, 赵括全军覆没的惨剧。

赵统治阶层在接收上党后, 缺乏与秦决战的决心与准备, 未充分利用控制上党的有利形势, 使得军事部署缺乏主动积极性, 先机既失, 处处受制于秦, 终使大局糜烂, 此绝不能简单归咎接收上党的短视近利。

五、外交立场摇摆, 未坚守合纵立场, 幻想与秦媾和, 导致孤立无援

秦赵开打后, 赵统治阶层仍未意识到这是一场毫无退路的总决战, 只有坚定立场, 才能冀望东方各国救援, 在军事与外交上给秦国压力。也就是坚决备战, 才有机会以战逼和, 或许反而能避掉战祸。但赵在合纵连横的选择上, 也是立场摇摆, 自陷孤立无援的困局。

秦攻长平, 非常注意国际局势的发展, 《战国策》载:

秦攻赵长平, 齐、楚救之。秦计曰: “齐、楚救赵, 亲, 则将退兵; 不亲, 则且遂攻之。”^{[4] 360}

长平决战相持未决, 秦深怕合纵约成, 对各国下了很大功夫, 例如许魏以垣雍使不为纵^{[3] 900}; 东方各国基于唇亡齿寒的一致利益, 也不乐见赵军溃败, 齐、楚都做了救赵的准备。然而, 廉颇军前哨战失利, 与王龁军相持数月后, 赵不堪负荷, 转而幻想与秦议和。当时赵国朝廷曾有和战的激烈争辩, 最后

赵王非但不采用虞卿以重宝赂魏、楚, 建立赵、魏、楚合纵以抗秦的策略, 反采用与秦媾合之议, 派平阳君主其事^③, 遣贵人郑朱入秦。郑朱入秦, 落入秦国圈套, 给了秦国外交操作空间, 导致媾和不成, 外救不至的后果。当时反对媾和的虞卿已洞若观火地预见此一结局:

赵王召虞卿曰: “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, 秦已内郑朱矣, 卿以为奚如?” 虞卿对曰: “王不得媾, 军必破矣。天下贺战者皆在秦矣。郑朱, 贵人也, 入秦, 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。楚、魏以赵为媾, 必不救王。秦知天下不救王, 则媾不可得成也。” 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, 终不肯媾。长平大败, 遂围邯郸, 为天下笑。^{[2] 2371}

廉颇与王龁军相持数月, 挡住秦国进攻, 牵制秦军数十万大军, 已为齐、楚、魏救援创造有利条件, 此时各国不再惧怕秦之恫吓, 回归唇亡齿寒的基本思考。但赵国战略摇摆, 企图侥幸, 楚、魏各国见赵国已发使入秦请和, 怎肯独挑秦怒, 揽祸上身?

外交立场摇摆, 仍显示赵接收上党, 却未有与秦提早摊牌的认知与决心。

六、缺粮与阵前易帅说法的检讨

长平相持数月后, 赵王听从秦反间之言, 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。秦闻之, 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。赵括至, 立刻发动总攻击, 却陷入白起分割包围的圈套。赵卒不得食 46 日, 赵括欲突围, 出锐卒自搏战, 遭秦军射杀, 余众数十万降武安君, 尽为坑杀。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, 以惨绝人寰的方式结束。

赵军长平覆灭, 最后关头的阵前易帅诚为失策, 赵括贪功无知的“纸上谈兵”形象, 也就从此深植人心, 成为历史笑柄。然而, 近年的研究颇多从赵国物质资源难以为继的角度, 论述赵阵前易帅是战略的调整, 是以主战的赵括取代坚守的廉颇^[5,6], 甚至认为赵括是带着马上决战的命令上任的^[7]。

从赵国物质资源难以与秦国作长期消耗战的角度论述, 很容易找到立论的材料, 而且《战国策》也记载“赵无以食, 请粟于齐, 而齐不听。”^{[3] 360} 明显看出赵粮食供给不足的困窘。然而, 若将秦赵双方对峙对资源的消耗, 扩大到秦统一天下的角度观察, 则应有另外的诠释。

秦赵对峙对双方人力、物力资源的消耗, 以及双方的忍受度是相对的。单独以秦赵做比较, 秦具有人力、物力优势, 但秦有统一天下的野心, 绝不能在攻赵的战争中让国力消耗过巨, 若秦攻赵只取得

“惨胜”,接下来将无力再发动对东方各国的并吞战;而且秦军主力被牵制在长平,若再拖延下去,难保东方各国不改弦更张,趁虚对秦发动攻击。这是秦攻赵时必然要考量的成本与风险,也是赵国的机会,赵国只要坚持对峙下去而不崩溃,首先感到焦虑的反而应该是秦国。此观乎白起所言“今秦虽破长平军,而秦卒死者过半,国内空。”^{[2]2336-2337}可以想见若非赵括贪功冒进,秦在长平对峙中纵然获胜,一定要付出数倍代价,这是秦国无法承受的。

因此,赵在长平之战后期的阵前易帅,不能视为赵国物质资源难以为继下不得已的决定。反而显示赵王在关键时刻,对总体形势以及统帅人选判断力的不足。而且不管赵王为首的决策阶层,主观上是否因缺粮而阵前易帅,说明赵军长平覆灭,最重要的因素仍在决策阶层昧于秦赵战略决战不可避免,无丝毫侥幸的可能,而且对内对外都缺乏明智的判断力,立场摇摆观望,犯了兵家大忌。

七、结语

本文分由几个角度,澄清赵接收上党并不是“利令智昏”,而是不得不然的选择,长平之战覆军亡将,根本原因并不在接收上党,而是因为赵国的统治阶层,始终未认清秦赵决战是不可能逃避的战略决战。接收上党,虽使战略决战的时间提前,但占据上党有利地形,胜算提高不少。但赵在军事部署以及合纵连横的选择上,立场摇摆,缺乏主动性,先机既失,遂处处受制于秦,终使大局糜烂,自陷孤立无援的困局。至于赵在长平之战后期的阵前易帅,也不能视为赵国物质资源难以为继下不得已的决定,这项决定依然显示赵王在关键时刻,对总体形势以及统帅人选判断力的不足。

从结果论来看,赵接收上党坐实了《史记》所批判的“利令智昏”,但整个事件应该从赵领导阶层接收上党后一连串的失策,一并加以理解。站在更宽广的视野,我们可以看到赵接收上党后,形势有多样

发展的可能性,因而对赵接收上党导致长平惨败的说法,也会有不一样的评价。

注释:

①由于史料记载的差异,有关长平之战起讫年月的说法多有不同,主张公元前262年至前260年者亦不乏其人,例如靳生禾、谢鸿喜合著的《长平之战》(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8年3月第1版)总结各家论述,认为廉颇、王龁在长平对峙三年。本文则是根据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的记载。

②赵军投降被坑杀的人数,依《史记》记载:为四十万人。《白起王翦列传》载“括军败,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……乃挟诈而尽坑杀之…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。”(《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》,卷73,第2335页,台北:鼎文书局,1985年3月7版)《赵世家》载“赵括以军降,卒四十余万皆坑之。”(《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》,卷43,第1826页)以赵国投入四十五万部队而言,经过三年对峙与最后激烈决战,损失定然不少,坑降卒四十余万之说,历来论者多有质疑,估算降卒以二十万左右计较为合理。

③由此看来,平阳君属于畏秦派。他反对接收上党的主张,显现畏秦的一贯立场,并不是深谋远虑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司马光.资治通鉴(卷5)[M].胡三省,校注.台北:世界书局,1972.
- [2] 司马迁.史记[M].台北:鼎文书局,1985.
- [3] 战国策[M].刘向,集录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4] 顾祖禹.读史方輿纪要·山西(四)[M].贺次君,施和金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- [5] 侯英梅,温耀刚.论长平之战中赵括的启用及赵国的决策得失[J].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6(1):76-77.
- [6] 陈文峰.长平之战赵国换将的重新考量[J].军事历史,2012(6):32-37.
- [7] 唐根希.长平之战再研究[J].南京邮电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99(3):22-26.

(责任编辑:韩大强)